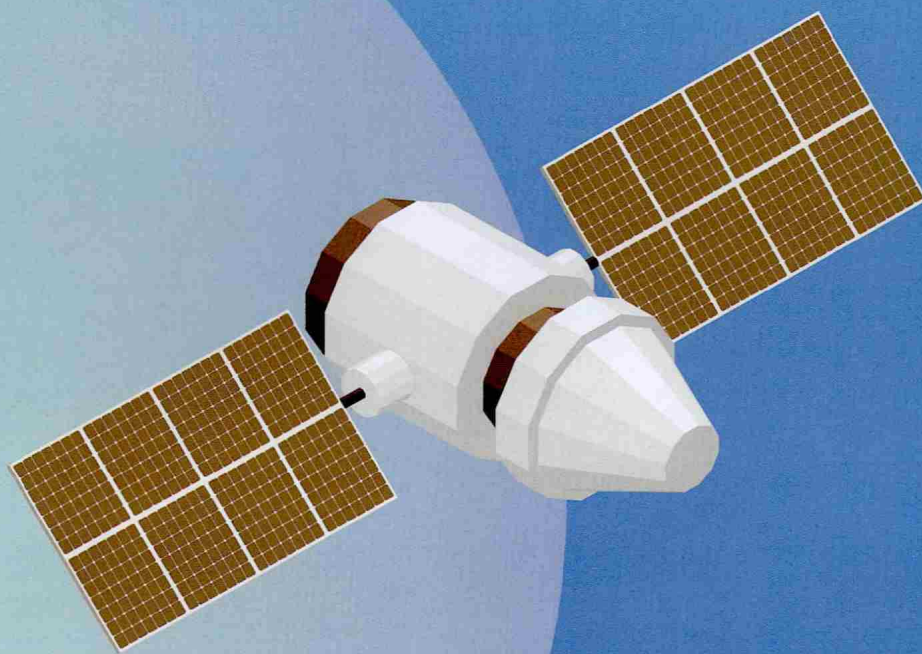


# “要成功必须有磨练”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履谦的长寿经

◎文/王明洪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顾问、雷达与空间电子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履谦如今已是 96 岁的高龄，但依然宝刀不老。84 岁时，他被聘为我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重大专项专家委员会委员；85 岁时，他参加嫦娥三号月球着陆器独立评估委员会，被聘为安全着陆独立评估专家组首席专家；如今年过 90，他依然关注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尽管科研的路上困难重重，可他从没想过放弃：“我有思想准备，要成功必须有磨练；今天不行，明天继续做，总有成功的时候。”张老的长寿，与他淡泊明志、勤奋读书、不畏疾病等有着一定的关系。





张履谦

“古今多少事，都为后来人”

张老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为他取名“履谦”，是取自《史记·留侯世家》中要求子女“履行谦逊”，务必谦虚地向他人求取教益之意。当年，父亲日行数十里为他人治病和母亲为患者端茶送水的情景，给张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的父亲却没想到，几十年后，张老会成为一个开创电子对抗先河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今，张老带过的博士研究生不下几十人，其研究课题大都结合自己当前的工作。对研究领域之外的论文，张老则以“不是自己的专业”为由，婉言谢绝指导或评审。对于社会上某些以“通过院士审查”为名，进行学术诈骗、获取待遇及名誉行径的人，张老深恶痛绝。耄耋之年后，张老的工作依然繁忙，他每天早上7点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钟。他十分欣赏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将词的最后两句改为“古今多少事，都为后来人”。意为：人生如长江之水滚滚东流，自古以来，出现了多少英雄豪杰，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造福子孙后代。20世纪60年代，总参通信部王诤部长曾说：“我对张履谦做的事是信得过的。”如今几十年过去，张老始终把王诤部长的信任作为对自己的要求和勉

励，始终保持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

### “要精通雷达，必须下苦功夫”

活到老、学到老是张老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真实写照。他从一个普通的工科大学生，成为在雷达、电子对抗、卫星测控及航天领域取得多项科研成果的专家、院士，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早在开展电子对抗工作初期，张老就意识到，要搞好雷达干扰与抗干扰，不精通雷达，就不能有效地解决它的抗干扰问题。他在图书馆找到了一套刚出版的外文版《雷达丛书》，全书包括《雷达系统工程》《雷达导航》《雷达信标》等共28卷。看了丛书介绍后，张老意识到这套丛书是当前电子技术最新的前沿知识总汇，他认为：要精通雷达，必须下苦功夫，要立下十年寒窗的信念，把这套丛书全部读完。自此，他在工作之余和节假日，总是捧着《雷达丛书》苦读。早上，他拿着两个馒头，夹点咸菜，跑到附近的树林里读，一读就是一整天。有时读到深夜，感到困倦了，就用凉水洗洗头，等精神振奋了，再继续读。就这样，他用了整整12年的时间，读完了《雷达丛书》这套巨著，为应用雷达技术、搞好电子对抗、发展航天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自己苦读，还给研究室的同事讲解雷达原理，在研究室建立学术活动制度，带头给大家讲课、讨论，以快速提高科研人员的技术水平。

### “宁可倒在实验室，也不愿躺在病床上”

1975年，张老到湖南为导弹防御制导雷达三线基地考察选址，过度的劳累使张老在选址途中险些晕倒。回到北京后，家人知道了他在选址期间的身体状况，就把他送往医院。经检查，医生

告知他患了冠心病。医生和二院军管会的领导一致要求张老暂停手中所有的工作，进行休养和治疗，并说如果带病坚持，将会给他带来危险。可张老过惯了紧张的生活，工作突然停止，身体很不适应。他憋得心里发慌，脑子里也乱糟糟的，几个月过去，病情不但未见好转，而且愈发恶化，就连爬一层楼都喘得厉害。一年过去，张老认为自己“不能再这样躺着了”，他让同事到图书馆和办公室为他找来有关雷达的书籍和新到的国外期刊，边养病边学习。就这样，张老每天在病床上以书为伴，边休养边读书，努力汲取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一天下午，七机部人事司司长蔡恒泰来到他家，除了探望张老的病情，他还受七机部部长郑天翔的委派，前来邀请他“出山”。当蔡恒泰征求张老的意见时，张老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党和国家培养教育出来的，党和国家需要我，我宁可倒在实验室，也不愿躺在病床上。”1979年夏秋之际，张老带病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被安排到七机部“450”工程任办公室主任兼工程总设计师。

### “大江东去奔腾急，黄昏日照争朝夕”

张老的晚年生活可谓丰富多彩，摄影、计算机、书法等都是他晚年生活中的乐趣。偶有闲暇，他就带着家人去郊区或城市公园摄影、游玩。他买了一台彩色打印机，将拍摄的照片打印出来和家人一起分享。在出差或旅游途中拍摄的照片，他会自行下载软件，给照片配上音乐或解说，编辑成视频欣赏；若在网上看到新版的制图软件，他会在电脑前坐上数小时，潜心摸索软件的功能和应用。张老没有听过一堂有关计算机的讲座，也没有人教他使用计算机，但他通过自己的摸索，把计算机使用得十分娴熟，并认为“信息社会不会使用计算机就会落后，就会跟不上时代”。书法也是张老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他经常通过书法

抒发思想情怀，拓展精神境界。2010年元旦，张老写下了“大江东去奔腾急，黄昏日照争朝夕”的书法作品，他解释：时光像长江、黄河入海一样急速奔腾，自己已到了黄昏之年，要趁太阳还照在天空，争取时间，积极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多做点工作。他还参加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书画社，并以邓小平对航天事业的指示为内容，写了一幅书法，获优秀作品奖。张老还喜欢运动，少年时他曾横渡湘江，参加过省里的篮球比赛。2009年，83岁的张老来到三亚，欣然入海，兴致盎然。

### “为了党的事业，不用为我的病担心”

张老的夫人力伯畏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北平解放后，她参了军，被分派到军委卫生部，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医疗将军傅连璋选派，进入中南海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1958年，张老在大学同学的介绍下，认识了力伯畏。当时，两人的工作都很忙，一个要“争口气，搞出自己的尖端武器”，一个要做好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直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两人才完成婚礼。婚后，张老忙于下厂仿制“543”雷达，而力伯畏经常要陪首长出差，两人经常你来我走，难以见面。张老的女儿出生时，张老也因工作太忙而不在场，签字也只能叫他人代签。孩子出生后，由保姆照料，因为和孩子接触太少，孩子管张老叫“叔叔”，管力伯畏叫“上班妈妈”，管保姆叫“阿姨妈妈”。力伯畏在古稀之年时患了腿疾，动了手术，之后又患了肺栓塞、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张老因工作忙，只能在下班后去探望。力伯畏十分理解张老，她说：“为了党的事业，不用为我的病担心。”对此，张老既感动，更内疚。耄耋之年时，张老依然坚持上班，有时还要出差，但只要一有闲暇，两人就携手去附近的公园欣赏花木，或去外地游览祖国的锦绣河山，两人的恩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